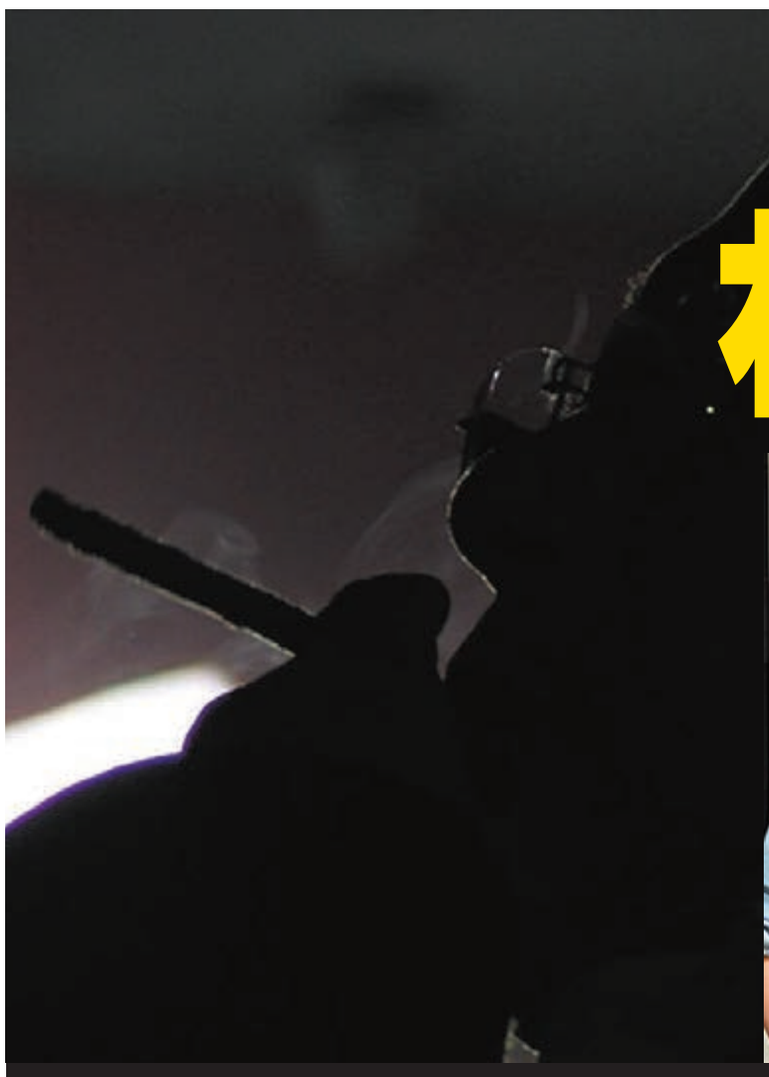

小伙子大無畏
林澤秋遇上杜琪峯

■林澤秋

拍戲多年的杜琪峯，一向樂於提攜後輩，為了鼓勵新人甚至願意放下身段任拍唔嬲，促成一個小伙子的電影夢。講的是剛剛上映的紀錄片《無涯：杜琪峯的電影世界》，由演藝畢業生林澤秋執導，貼身追蹤杜sir三年，近距離捕捉其拍攝狀態，又訪問多個電影工作者、合作過的明星，還原一個有血有肉的杜sir。

眾所周知杜sir拍戲一向火爆，片場粗口不斷，《無涯》開首便是《高海拔之戀II》拍攝現場杜sir大飆粗口的場面，毫不掩飾的眞性情絕對嚇壞一眾工作人員，但林澤秋無畏無懼，直言太有趣了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■杜琪峯

福建出生、在中國傳媒大學學習電視製作的林澤秋自小便是杜sir fans，畢業後做過影評人、記者，後來赴港修讀香港演藝學院的電影製作藝術碩士課程。在港讀書期間，他無意中看了法國導演Yves Montmayeur拍攝的紀錄片《杜sir有種》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他覺得導演拍得不好，隨口向老師說了句「不如我拍一部吧」，誰知老師當眞向杜sir打聽，杜sir一口答應了。

面對連篇粗口都不怕的林澤秋，帶着計劃書首次拜訪杜sir時卻緊張到極點，他在銀河映像門口抽了半包煙，情緒稍稍紓緩後才放膽走進去，如同小粉絲見到大偶像般，又驚又怕。但杜sir的反應再次出乎他的意料，「他很nice，給了我想像不到的自由度。」譬如拍他罵人、拍他的私生活，杜sir都一一答應。

揭開杜sir眞性情

每當杜sir在片場發火罵人，整個製作團隊都緊張不已，而林澤秋反而拿着攝影機在旁邊拍他的特寫，「他們（工作人員）覺得不應該拿來用，但他其實從頭到尾沒有一句意見，而且很多人都說杜琪峯不讓我拍他的家人和私生活，但我最初就問了他如果想在他家裡拍或拍他妻子的情況，他都同意。」

片場上的火爆導演，私底下其實隨和得不得了，「他很幫新導演，就像他搞鮮浪潮一樣，他不理你拍得好不好，可能他已經預計了戲會很差，甚至比之前法國人拍的那部更差，但他答應了，知道你有一些東西很想表達，他就會很尊重你。」林澤秋直言好意外，「他就是這樣，如果他信任你，即使是錯的他都相信，就像韋家輝的劇本，有些東西他不認同，但他信任這個人他就百分百信任他，不會對他有任何懷疑，即使效果出來不好、會被人說，他也不介意。他就像是武俠世界裡的人一樣，將心交給你，你想怎麼做就怎麼做。」因而拍攝的過程很順利，林澤秋甚至覺得粗口滿天飛的情況很有趣，「他一路拍戲一路罵，每個字都可以不一樣，可以罵幾分鐘。」當然電影經過剪輯已經把粗口過濾了一遍，「即使多麼有趣、多麼好玩都好，不能把粗口拿來當橋用，差不多知道這個人的形象就好，不然這和他（杜琪峯）口中所講的粗口戲有甚麼分別？」

拍攝時，林澤秋拋開fans情意結，以專業的態度拍攝，而拍攝的空檔，他一有機會便和偶像聊聊生活、社會，「我們會談談對電影的看法，他其實蠻開心的，但聊得最多的是他對香港社會的看法，因為那幾年發生了很多事。譬如拍《奪命金》時，他也對我說了很多他對香港政治環境的看法，他因為公司可能很多事都沒辦法站出來說明白，但他心底常惦念這些事。」

拍戲酸甜苦辣

杜sir喜惡分明，多次表明自己不喜歡《3D玉蒲團》等以色情或粗口作噱頭的電影，他心中有把尺，認為香港電影就算再差都好，都不應該淪落至此。杜sir今日地位超然，但電影路上並非一帆風順，1996年成立銀河映像時正正是香港電影的低潮期，當時製作成本緊絀，但他依然拍出大場面，每次都有新嘗試。譬如《十萬火急》（1997年），拍攝時銀河映像尚未成立，但製作班底便是後來的銀河映像團隊，當時杜sir手上僅有百多萬資金，多得這群義無反顧的工作人員，他把現場佈置成眞實的火場，火燒到哪裡，他就拍到哪裡，極其危險。可一不可再的經驗，今天杜sir直言以今時今日的技術，也不太可能重現這種場景。

而1999年製作的《鎗火》，資源嚴重不足，演員之一的任達華出動到私人戲服和私家車幫忙拍攝，當時公司沒錢買底片，除了NG鏡頭，幾乎全部鏡頭都用上勉強湊成一部戲，最後連補拍的資金也沒有。

《無涯》挑選了幾部經典之作逐一解說，均聚焦於銀河映像成立初期，亦即杜sir最困難、香港電影最低潮的時期，突出他如何將不能變成可能，憑信念製作好電影。「這些戲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格和香港片的精神，所有不可能的東西他們都一一克服並拍出來了。我都選一些很有杜琪峯風格的片段（《十萬火急》、《鎗火》、《大事件》等），其實銀河映像時期也有《暗花》、《大隻佬》等戲，但這些戲比較偏向編劇主導，是韋家輝的概念，所以我沒選。」

影人明星撐到底

拍完這部紀錄片，林澤秋對杜sir的理解加深了很多，以前只注意到他的鏡頭、燈光、走位，如今發現自己視野太狹窄了，杜sir原來在戲劇處理方面也很精準。「以前看戲很片面，喜歡看漂亮的畫面或風格化的東西，忽略了戲劇基礎，現在我重新看一遍他的戲，花了很多時間去學表演技巧，我發現很多我喜歡的導演，像李安他們對戲劇本身都有很深的認識，這些創作上的手法對我影響很大。」杜sir曾分享，黑澤明是他的老師，他以前在戲院看黑澤明電影時會很專注，因為那時沒有VCD、DVD，電影播完就沒有，不能一看再看，所以他一邊看電影一邊記住裡面演員的表情，學起來以後在拍戲時就教演員。「可能以前那一代的人就是這樣，他們特別注重表演細節，因而我在跟拍後，也對這些很敏感。」

這也是很多人忽略的地方，電影的節奏、演員的表情、甚麼時候講對白、語氣要怎樣、速度要多快等，「他在戲裡一直嘗試去做，執得好仔細。」林澤秋說，杜sir是一個很風格化的導演，一看電影就知道是他拍的，「他是華人圈裡少有的風格家，基本上一看到他的夜景，就知道這是杜琪峯，太厲害了。他自己也很喜歡攝影，所以在每個細節上都要求得很細緻，包括表演、美術、服裝、化妝等。他化妝也很厲害，在《毒戰》裡，古天樂受傷也是由他化妝的，這是我沒想過的，就是因為把所有東西都控制得好，才能在沒有劇本的情況下就拍。」

當然，《無涯》除了拍杜琪峯本人外，亦邀請一眾電影工作者及演員分享與杜sir的合作過程，古天樂、劉青雲、劉德華、鄭秀文等大明星也一一登場，齊撐杜sir。

流金歲月 文：沙壺

熾熱的《春寒》

本屆香港亞洲電影節選映了多部新修復的經典台灣電影，包括《龍門客棧》、《喜怒哀樂之怒》及《春寒》。其中由鳳飛飛主演的《春寒》的修復版首次在香港放映，當日就見有穿着制服的「鳳迷」入場觀賞，有些更從台灣遠道而來，只要影片出現鳳飛飛唱歌的場面，他們都會跟着伴唱或鼓掌，連旁邊的普通觀眾也被他們的熱情所感動。

素有「帽子歌后」美譽的台灣一代歌后鳳飛飛2012年於香港病逝，遺下無數歷久不衰的經典金曲。除了唱歌之外，鳳飛飛生前共主演過六部電影，而於1979年面世的《春寒》，對所有「鳳迷」來說意義非凡。因為它不但是鳳飛飛從影的處女作，她在片中主唱的歌曲，如《春寒》、《沒有泥土那有花》等都是她的首本名曲。電影拷貝因為年代久遠，質素出現嚴重偏差，「鳳迷」為了將偶像的音容重現人間，發起募捐修復影片經費的活動。消息傳出之後迴響極其熱烈，台灣電影資料館收到的影迷捐款由新台幣500元至100,000元不等，最後共集資超過新台幣180萬。台灣電影資料館馬不停蹄展開修復工作，趕及於今年8月20日鳳飛飛61歲冥壽於台灣隆重首映。影片雖然只以2K數位修復，但畫質不俗，總算實現了「鳳迷」告慰偶像在天之靈的心願。

《春寒》是典型的台灣式文藝愛情大悲劇，以日治時期為背景，飾演千金小姐的鳳飛飛，與林場工人梁修身，不顧雙方身份地位懸殊而真誠相愛，最後卻因為時代的動盪死別離散，結局鳳飛飛披着白色婚紗哭墳的一幕更是賺人熱淚，難怪場內的「鳳迷」都哭腫了眼睛鼻子。鳳飛飛生前與「鳳迷」感情深厚，每年新年都會將親自設計及簽名的賀卡寄贈「鳳迷」。這份難得的情誼維繫數十載，已經超越純粹偶像與歌迷的關係，將對方視作至親。因此，當「鳳迷」號召籌募修復鳳飛飛電影的經費，世界各地的「鳳迷」都一呼百應，為生活在另一個世界的偶像出錢出力的心意，也就不難理解了。

自《春寒》修復成功之後，社會開始關注搶救老電影的迫切性，不但「鳳迷」有意繼續募捐款項修復由鳳飛飛主演的其他五部電影，金馬影后徐楓隨後亦私人斥資新台幣510萬修復由她主演的《俠女》，令這部曾經在康城影展得獎的華語電影得以嶄新面貌重現銀幕。而另一位金馬影后甄珍亦不甘人後，慷慨捐善款資助台灣電影資料館處理《彩雲飛》的修復工作。其實今次由民間力量動員搶救老電影的行動，可說是開創先河，受益者不限於電影愛好者，更是一件令文化永續傳承的善舉，值得向他們致敬！

影評 文：張錦滿

從平淡到智慧到血腥

數碼拍攝器材普及，低成本電影應運而生，導演黃浩然籌得230萬，得到台前幕後人員熱情支持，加上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的40萬，拍出逆流電影**《點對點》**。

該片寫從加拿大回流香港的設計師（陳豪飾）愛慢生活，熱心環保，閒來會四處觀察、拍照，放假會到台灣踩單車環島。他在地鐵車站出口牆壁畫上點點圖。

從長春來港教普通話的女子（蒙亭宜飾），不愛逛街、購物，卻發現這些神秘的點，並將之連起線來，組成圖案。她循線索到其他車站追查下去。

導演構思多年，表達香港人海中，有一男一女互不相識，卻心境接近可隱密交流。他倆穿梭於香港過去與現在，常擦身而過。導演在今天焦躁的時空裡懷念舊日香港，表現溫馨情調，此部愛情片乃難得異品。

影片沒有起伏，選景新鮮，而演員邵仲衡、邵音音、林子聰等都不俗套，亦有顏培珊清美歌聲配合，幫助這部如白開水般的影片成為一道清流。可是話說回頭，這部有多位獨立電影人崔允信、黃修平、曾翠珊、蔡甘銓、金佩瑋等出鏡的獨立製作，給我感覺仍屬飄渺虛空，火候未夠。

韓國電影、電視近年在世界各地大出鋒頭，很大原因是政府支持，例如成立劇本寫作資料庫。導演金成勳構思的**《黑仔刑警》**，情節轉折多而密，非常巧妙。金成勳大概受惠於資料庫，綜合研究過去很多橋段，作出變化。

婚姻不如意的警探（李善均飾），在黑夜中要趕去殯儀館主理母親喪禮，在無人的路上卻撞死一個人。他情急之下，竟自行處理屍體，把屍體放在車廂裡，他頭頭碰着黑，倒霉事一宗接一宗。劇本具智慧，每個情節都出乎意料，引人入勝。男主角喘不過氣來，壓力大爆發，而觀眾被深深吸引住。此片劇本扎實，情節曲折離奇，而對手演員趙鎮雄演反派警探，兇險型格同樣適合，發揮得非常好。

■《點對點》

金成勳今回自編自導，打破常規公式，發展屢出人意表，而黑色幽默與暴力刺激，又起互補作用，此部驚悚佳作，受國際賞識，入選康城影展導演雙周，並參加多倫多電影節，絕非僥幸。

拍過《告白》而聲名大噪的日本導演中島哲也被譽為鬼才，近期受到熱烈關注，今次我看**《渴罪》**才首次接觸他的作品。

此片改編自2005年「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！」首獎作品《渴望》。小說情節雙線並行，講退役刑警藤島追查失蹤女兒加奈子；另一方面，三年前國中生的加奈子自述在學校慘遭欺凌的經過。

電影沿這格局，穿梭於兩段劇情之間。故事發展，謎團解開，到最後，極度狂躁的父親發現女兒是魔鬼。

全片沒有一個好人，連學校女老師也很邪惡。中島哲也於是在影片中不斷製造血腥暴力場面，是我近期看過最極端的電影。

我難接受中島哲也的風格，因為他全面表現魔鬼邪惡並無理據。他拍攝瘋狂刑警每場戲都狂打，全身血迹斑斑，但下一場戲，他卻連膠布也不貼一塊，衣服亦沒有破爛和血跡，跟着又繼續狂打，全無倦意。片中出現大量血漿，並不寫實。

此外，片中的暴力血腥畫面，每場都差不多，總是灑血，徒製造官能刺激。過去很多導演拍攝暴力場面，都試圖在視覺上求變化，追求美感，但他完全沒有此意圖。銀幕上的暴力本來便已多少浪漫化了現實中的暴力，這位導演卻覺得暴力就是暴力。將銀幕上的影像等同現實，非電影藝術本意。

■《渴罪》

役所廣司演狂人警探，演到像着魔上身，已成另一個人，但他那種從頭到尾都在發狂的表演，其實單一，令我看到疲倦。這齣電影的配樂，我亦不欣賞，總是在刺激觀眾，而非與畫面劇情配合。中島哲也的電影，不是我杯茶。